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学善同志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委员。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学部大会，科学的春天来临，大家无限欢欣。学善同志虽以久病之身，亦欣然扶杖与会。会议期间曾和我多次闲话，回忆往昔，憧憬未来，不意于会议最后一天，他在投票选举之后，心脏病猝发，终以不

救而溘然长逝。学善同志毕生致力于科学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种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的。我作为他的多年朋友，更怀念他对我诚挚的友情。

本文承陆学善夫人王守瓊同志以及杨承宗、章元龙、梁敬魁、吴自勤等同志提供史料，谨致谢忱。

中 国 物 理 学 会

陆 学 善

照中国明清两代的习俗，男子十六岁方始成丁，关于丁年的解释，虽历代规定微有不同，但是呱呱堕地以后的十六年，无疑是人生的第一阶段。

中国物理学会是民国二十一年成立的，到今年恰好整整十六年，已届成丁的年龄了。著者曾忝随物理学诸先进参与学会的成立，十六年来，同人们集散无常，大多数于颠沛流离中与饥饿死亡相搏，或追随抗战，或困守危城，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婴儿，无疑地已丧失保育的机会了。追怀既往，企望来兹，实有无限的感慨。兹值中国物理学会京沪杭区年会在南京开会之期，将学会本身的历史和现状为一简略的介绍，也许不是多余的事吧。

中国物理学会是中国物理学界所组织的唯一的团体，从成立到现在，一直保持着一种传统，没有偏见，没有派别，大家向着一个目标进行。这目标有两方面，一方是谋物理学本身的进步，一方是想把已得的物理学知识尽量地普及大众，我们深信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而殊途同归的。

民国二十年的冬天，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Langevin)负国际联盟的使命来中国调查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到北平后，北平的物理学界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朗氏当询及中国有无物理学会，他鼓励大家在共同

的目的之下应有一个组织的必要，北平同人也有此同感。当时中国在国外研究物理的人回国者渐多，国内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萌芽，乃于二十一年的夏天，在水木清华的清华园中开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会，并定为第一届年会，当时到会的会员，大概有七八十人，济济一堂，一时称盛。

依据会章所载，中国物理学会会员共分普通会员、团体会员、名誉会员及赞助会员四种。名誉会员之规定为“国外著名物理学家对本会事业有相当贡献，由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经理事会一致通过者。”朗之万即被选为本会名誉会员的第一人。平心而论，他对学会本身的成立，是确有相当贡献的。朗氏现已物故，我们缅怀他在物理学上的功业和他对中国物理学会的渊源，莫不惋惜此一代哲人之永逝！除朗氏外，现任名誉会员有下列诸人：

Sir C. V. Raman (印)； Prof. R. A. Millikan (美)； Prof. K. T. Compton (美)； Prof. A. H. Compton (美)； Prof. P. M. S. Blackett (英)； Sir W. L. Bragg (英)； Prof. P. A. M. Dirac (英)； Prof. J. Cabannes (法)； Prof. F. Joliot (法)。

已加入做团体会员的，有北京、清华、中央、武汉、浙江、燕京等大学的物理学系，中央和北平两研究院的物理学研究所、国立编译馆、上海大华仪器公司及兵工署弹道研究所等等。学会

的重要事项俱由理事会决定。历届理事长为李书华、叶企孙、吴有训，现任理事长为严济慈。十六年来，学会的主要工作可由其所设立的各种委员会得一梗概：最初设立的为学报委员会，现任干事为王竹溪、顾功叙；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现任干事为萨本栋、陆学善；及物理学教学委员会，现任干事为周铭、丁绪宝。三十三年又添设一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现任干事为葛正权、李国鼎。

学报委员会主持编辑及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事宜，著作限于物理学上的创作，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每篇附一中文提要。民国二十二年刊行第一卷第一期，在上海出版。七七事变前曾出版至三卷二期，事变后停顿二年，至二十八年始续出三卷二期，但至二十九年四卷一期出版后，又受太平洋战事影响而停顿。学会同人，鉴于虽值抗战期内，而部分会员之研究工作迄未中断，研究结果，有发表之必要，乃自三十三年起复刊，改在成都印刷，采用土纸。由五卷一期起共出三期，即五卷一期至六卷二期。胜利复员后，学报改在北平印刷，由六卷二期起截至目前止，已出至七卷三期。此后当能按期出版，希望每年至少出两期，合为一卷。统计历年所出版的论文种类，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兼容并蓄，尤以无线电之论文最多，这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物理学者研究的动向。

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是要把物理学名词由西文译成中文，加以标准化。我们深深觉得，研究科学不得不先克服文字上的困难，将来学校用的教科书不得再用西文，以免加重学生在文字上的负担。中国对翻译科学名词的工作，实际是从江南制造局时代就开始的，我们可说清光绪三十四年已有物理学名词之编译，民国九年，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审定了一部稿件，十六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亦略有搜集，二十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曾由萨本栋订定物理学名词，印成小册至民国二十二年，中国物理学会开第二届年会于上海，名词审查委员会乃根据中国科学社、中华文化教育

基金董事会、中央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周昌寿等各稿，加以审定及修订，国立编译馆亦派员列席，即将审定本送交国立编译馆，于二十三年一月由教育部核定公布，十几年来屡修未藏之事业，至此始告一段落。

名词审查的工作是有持续性的，十几年来，屡有增订。抗战期内，留沪诸委员，研究及教学工作类皆停顿，乃专从事于物理学名词之修订工作，其中以杨肇熹最具热忱，有费数昼夜之思索而方得一确当之定名者。昆明同人，也开过几次会，增订了不少名词。统计在抗战期内所增订之名词，其量几超过二十三年所公布名词之全部。胜利后再由上海诸委员开审查会十八次，将全部增订名词重行审查。现已将审定本送国立编译馆整理，再经学会正式决定后，即可送请教育部公布。审查名词的工作本来是枯燥无味的，但诸审查委员却以为此中自有乐趣，各人的意见，偶有异同，但他们却相当民主，以服从多数为原则，从来没有因此而发生意见。

物理教学委员会的工作是希望将各级物理学教程和教材加以厘订。去年在上海开京沪区年会的时候，就有教育部文议的厘定中国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以备订购设备之根据一案，该案已交教学委员会讨论中。

应用物理汇刊委员会是新成立的委员会。学会同人深觉只发表专门著作，尚嫌未足，应该把物理学对人生一切关系的知识广为传布，所以想刊行一种应用物理学汇刊，用中文写成小册子，以深入浅出之文字，将每一专题做一系统介绍，现正筹备出版第一集。

照会章规定：凡一城市有本会会员二十五人以上方得成立分会，现已成立分会的有北平、上海、西安三处，除连结当地会员感情外，分会也有分会值得可做的事。据我所知道，如上海分会，两年来曾与上海市立科学馆合办一种通俗讲演，仿照英国皇家学院圣诞节讲演的格式，每一讲，必附有表演及灯片，以极浅显的言语，表达物理学的原理和应用。他们也曾计划在沪筹备创立科学博物馆。我们希望各地会员都能起来担负这“科学深入民间”的工作。

截至本年五月底止,中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已有五百四十一人,和初成立时的会员数相较,已增加七倍,这是如何可以欣慰的一个现象啊!每年年会,在抗战以前是集中举行的,曾在上海、北平、青岛等地举行过,尤以在北平举行的次数最多.抗战后因交通不便,改以分区举行为原则,分区举行的地点有昆明、重庆、桂林、城固、遵义等处,去年即分平津及京沪杭两区在北平及上海举行.我们乘年会的机会,大家交换意见,报告工作.中国物理学会是中国物理学者的一个大家庭,每年开年会一次,正如大家回家过年一样.我记得去年开京沪杭区年会的时候,吴正之先生在年会演讲词中有下列的语句:“我们乘这个机会,欣赏他人的工作,欢喜赞叹,正如欣赏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多么融洽的一副情景啊!

十六年了!这时间并不算短,物理学已进

入了原子核的时代,中国物理学会会员的人数已增加了七倍,但是研究和教学的设备却不及十六年前.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还需要不需要科学?但是我们并不灰心,美国物理学会初期的情形,不是和我们有一样的困难吗?兹录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 Rowland 就职演词中的一段以为结束:

“举世有一研究科学之机关每年有一万万美金之经常费乎?世有一纯粹科学发明家其所人多于一工人或厨役乎?然每年一万万之数,仅足供一军队或一舰队之所费,而用以戕杀他人,诸君试思之:即此十分之一之值,如用之于科学研究,以免除吾人子子孙孙之愁苦与死亡者,多数人必将以为过鉅矣.岂不谬哉!”

(转载自 1948 年第 4 卷第 6 期
《科学大众》第 262—263 页)

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变迁

孟昭英

(清华大学物理系)

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历史虽然比较短,但还是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物理人才.为了纪念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周年,谨述其成立和变迁如下:

1926 年以前,燕京大学校址在现在的北京市崇文门内盔甲厂,那时还未设立物理系,协和医学院(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为其医科预备班开设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课程和实验室.燕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就去那里就读.尽管教师很少,水平也不高,但是普通物理的教学水平还是相当好的.1924 年任物理课的教师为美国人 Corbett,讲授(用英语)很生动,并制备了许多演示仪器、图片和曲线的幻灯片来帮助教学.1925 年成立物理系,换了一位名叫 Paul A. Anderson 的主任,他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英国进修,作过科学研究,教学也很好.

1926 年秋,燕京大学迁到海淀的新校址

(现在北京大学校址的一部分),才正式成立物理系,由 Anderson 任系主任,又新聘了谢玉铭、杨苾卿等为教授,另有助教数人.此时协和医学院把医预科交给了燕京大学代办,因此其全部图书、设备、仪器也都转给了燕京大学,加上每年的经费近一万元,所以建设还相当快. Anderson 是一位很有学识的物理学家,课余积极开展科研工作,还开始带领和指导学生结合科研作毕业论文.尽管水平较低,但在当时有此开端也算不错了.

1929 年 Anderson 因丧妻伤逝返回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物理系主任并作出了出色的科研成果).系务工作由谢玉铭继任.同年增聘了英国人班威廉(William Band)任教授.班威廉是一个多产的研究工作者,他领导助教和学生也作了一些科研工作.这样延续到